

梅花三弄成传奇

■罗 平

衡阳县杉桥境内的伊山，又名云锦峰。关于伊山，有一段地方传说。

相传上古时期，云锦峰本是无名山峰。螺祖随黄帝南巡，寓居崎岖西极（亦云“西池”），教化子民，种桑养蚕，缫丝织锦，着衣梳头，开创了蛮夷之文明。

一日，螺祖登临崎岖峰顶，远眺东南，被远方一片云山仙境所痴迷。一阵风来，系在腰间的一方云锦随风飘去，最后落在了前方的一座山峰上。这里，便叫云锦峰。

后来，因为一双人，因为一首曲，因为一座寺，这里又叫伊山。那一双人，就是桓伊和梅香；那一首曲，就是《梅花三弄》；那一座寺，就是伊山寺。

魏晋时期，桓伊十岁时随父桓景（任丹阳尹，长社侯）宦游蒸湘。桓景见这里山清水秀，清幽寂静，远离喧嚣，是读书习武、修身养性之地，同时得知有一名士隐居于此，便有意将桓伊寄居于此。

当时，山下有一尼姑庵，桓伊就居住在庵中。山中有一名士乃蔡文姬后裔，为躲避战乱，隐居于此。桓景便将儿子桓伊拜师其名下，习文练武，传道授业。名士有一孙女名梅香，小桓伊两岁，便随桓伊朝夕相处，两小无猜。

桓伊读书习音，梅香研墨伴读。桓伊舞剑习武，梅香煮茶递巾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一对青葱少年在云锦峰下长大成人。

那是一大雪纷飞的冬夜，云锦峰上万梅齐放，梅香醉人。云锦峰中的茅屋里传来一阵阵悠扬婉转的笛音。忽明

忽暗的松脂灯光下，已经出落得婷婷玉立的梅香痴痴地听着爷爷吹着竹笛。桓伊乘着雪色，循着笛声，走进山中，走进先生的草庐。

先生见桓伊满身飞雪，并不讶意，“我知道你会来”。桓伊问：“先生数年只教学生习文练武弄音，却从未见先生吹笛，今何弄笛？”先生笑着回答：“你和梅香已长大成人，我将祖传之笛连同梅香，一同托付于你。”一对青年自然明白长辈之意。梅香脸颊红润，如同腊梅初绽。桓伊满心喜悦，连忙叩谢先生。

先生所赠之笛，乃柯亭笛，是文姬之父蔡邕的传家之宝。蔡邕，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、音乐家。后来，因蔡邕为董卓门下名士，董卓被杀后，蔡邕为其叹息，被王允知道，迫害入狱，死于狱中。蔡邕之女蔡文姬才貌双全，精通音韵，柯亭笛便成了文姬的传家宝。

当先生将柯亭笛与孙女梅香托付于桓伊后，桓伊乘着云锦梅雪，便吹出了“梅花一弄”。次日清晨，桓伊仍然难以平静自己的喜悦与兴奋，又相继吹出了“梅花二弄和三弄”。就这样，一首名笛曲便在云锦峰下回荡了几千年，就像云锦的山，云锦的水，云锦的云一样亘古延绵。

20岁那年，桓伊告别了云锦峰，告别了云锦庵，带着他“青梅竹马”的梅香，带着那支柯亭笛，带着这里的梅花雪景，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。一支柯亭笛，随他在“淝水之战”中横扫千军万马，一战成名。一支柯亭笛，也就成了他那一生雪洁梅香般的爱情传奇。

盼望下雪

■杨邹雨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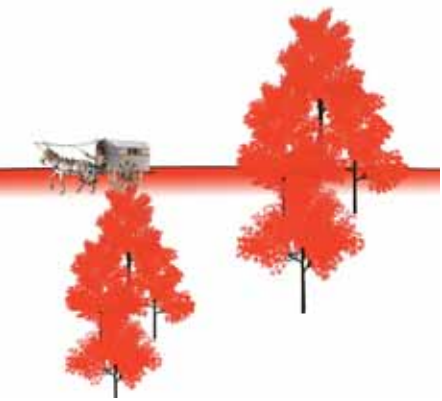
奶奶说，夏天出生的人特别怕冷。小时候，我特别厌倦家乡的冬天，因为在我的记忆中，冬天总是板着面孔，天暗沉沉的，好像别人欠了他什么似的，空气里有股潮湿的气息。家乡在湘南，一般看不到什么雪，只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和寒冷。村庄里的牲畜好像一下子躲起来了，鸡鸣狗吠比平时也少了许多，仿佛挨了饿显得有气无力。记得在每个寒冷的冬夜，我总裹着厚厚的棉被靠在床上背书，抑或，跟家人们坐在温暖的火炉旁一起看看电视剧，用电视里的欢乐冲淡冬天的寂寥。

十一岁那年，我遇见人生中第一场大雪。那时候，家里在建房子，由于天气寒冷，进展比较慢。爷爷说建房不能离六（本地方言“六”跟“陆”同音），便选择农历丁亥年十二月初六（2008年1月13日）那天倒混凝土封顶。那天天空阴沉沉的，风冷飕飕的，师傅们早上检查并补装了一点模板，从上午十点多开始倒混凝土。期间，搅拌机出了一点故障，到第二天凌晨零点多才完工，扫平层面休工时已经凌晨一点多。我记得晚上去看热闹，发现搅拌混凝土时加了很多盐进去，父亲说冷天给混凝土加盐就是为了加快凝固。完成不到三个小

时，奶奶听见有淅淅沥沥的声音，出门一看，原来在下来米霰子，便叫醒爷爷和爸妈叔婶，大家去楼顶盖薄膜跟牛津布。天亮后，居然转化为稀稀疏疏的小雪片。等我醒来之后，发现户外已经积满了不少雪，山上、瓦上、树枝上，由于还没有被雪全覆盖，有一种大写意的感觉。

记得第二天，我到所在的小学读书，同学们都是一样的动作：呵着手写作业，蹬脚取暖。上课时，同桌悄悄地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外面在下雪！”我朝窗外望去，果真在下雪，雪花漫无目的地四处飘落，给校园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被子，操场周边的几棵大树，被大雪雕塑成玉树琼枝，十分美丽。

接下来几天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天空像被人戳穿成漏斗似的，无尽的雪从上面漏下来，越下越大，不但压断了屋前的竹林和树枝，还封锁了人们出行的道路，冻坏了水电设施，导致人们生活不便。家住农村，对生活的维持还不算太困难，平时的油米储备较多，家里有的是木柴和藕煤，有的是自己种的蔬菜。奶奶感觉天气不对劲，下雪的第一天就从菜园弄来一担蔬菜。儿时的我，对生活没有什么担忧，只觉得厚厚的雪很好玩，踩下去足足淹没了我的半条腿。我央求父亲带我堆雪人，堂哥堂妹也赶来参与。堂哥特别疼我，提醒



一位佳人，一支名笛，一首名曲，一场战役，让桓伊一下子成了当时的“网红”“大咖”。能一听桓伊弄笛，能一听“梅花三弄”，是当时名流社会文人雅士的一大幸事。

江苏南京青溪桥，有一古迹曰“笛步”，又名“邀笛步”，就是因王徽之邀桓伊弄笛而得名。

春半不还家，诗酒趁年华。那是初春的一天，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去都城建康城赴任，泊船青溪，恰好遇到桓伊乘车从岸上经过。王徽之早就听说桓伊的名气，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好奇，于是，叫人过去拦住桓伊的车说：“闻君善吹笛，试为我一奏”。

桓伊此时，已是身份显贵，被誉为江左第一。但与王徽之素不相识，却早已耳闻其是当今名士和狂士，便缓缓走下车乘，坐在一张小胡床上吹奏《梅花三弄》：一弄寒山绿萼，二弄姍姍绿影，三弄三叠落梅。吹毕，便上车开路远去。王徽之坐在船头，早已被悠扬的笛声，深长的曲意，走心的意境所陶醉，待他从笛曲中惊醒，桓伊的车乘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就这样，不知是云锦峰成就了桓伊，还是桓伊成就了伊山。从此，云锦峰便叫“伊山”，云锦庵也改成了寺，叫“伊山寺”。只是伊山无梅，寺宇早荒，梅花三弄，成为了一段历史的传奇。

如今，总想等一场雪落，等一片梅开，等一首笛曲，等一位故人，用白雪梅花填词，用禅心初见谱曲。然后，煮一壶光阴，煮一段历史，品一缕梅韵，品一段传奇。看青苔残瓦，守梅香旧梦，暖素锦年华。

我堆雪人要注意的事项，并把他手上的手套摘下来给我戴好。父亲还为我们和爷爷奶奶拍了很多照片，特别是我穿着他在昆明为我买的红红的民族服装，与洁白的雪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洗出来的照片很漂亮，让我珍藏至今。

或许，就是父亲为我拍的照片太美丽，我突然间就爱上了雪。那年春节，我们跟南方的大多数人家一样，是在冰天雪地里度过的。正月初一，父亲又为我们拍照，我跟堂妹斜躺在屋顶厚积的雪上，以隔河相望的城市为背景，照出来的相片真漂亮。父亲还要我在雪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让我坐在自己的名字前拍照。我跟堂哥堂妹玩得十分开心，仿佛忘了冰雪的寒冷，而觉得它跟春天的花朵一样，让人喜爱。特别是站在屋顶，看雪花从空中像芦花，像柳絮一样飘然而落，心中一股热气也就袅袅升起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对雪有了一种执着的期待与迷恋。

而今，又到公历年底，大雪节气已过，天气日渐寒冷。但俗话说：瑞雪兆丰年。因此，我心中也在盼望下一场雪，盼望潇湘大地落下第一片初雪的莹白，盼望堂哥从他所在的南京古城带着丰厚的礼物归来，像当年一样陪我一起堆雪人、打雪仗，盼望着祖国活力四射、国富民强……

乡村的冬夜

■胡巨勇

寒鸦振翅。夕阳
在它们说隋论唐声中
沦陷进远山的怀抱
暮色的浓度
开始漫过风凌乱的节拍
淹没了村庄
淹没了炊烟
也淹没了自己的背影

乡村像个港湾
星星装饰着发酵的梦
守望的灯光
点亮记忆里馨香的心事
孩童的磨牙声亦或偶尔的啼哭
被几声犬吠晃醒之后
村庄又陷于新一轮的瞌睡
月光只轻轻斜了一下身子
就挤进乡下人清贫的梦里

沁园春·城市

■倪南林

人在城市，熙熙攘攘，潮往潮来。看高楼舞榭，灯红酒绿。谁家儿女，街头徘徊。厂矿工棚，流水线上，青春寂寞汗飞洒。多愁恹，正乱云飞渡，峥嵘时代。

天地正道有爱，看千古吟唱今犹在。叹落魄载酒，运交华盖。韩信挎剑，十面风采。太行堆雪，黄河冰塞，须挂云帆济沧海。幸甚矣，这世事人间，总是情怀。



陈明华 / 书（条幅）
满川风雨独凭栏，绾结湘娥十二鬟。
可惜不当湖水面，银盘堆里看青山。